

博雅思想史丛书

语言、翻译与政治

严复译《社会通论》研究

王宪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雅
思想史丛书

语言、翻译与政治

王宪明 著

严复译《社会通论》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论》研究/王宪明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5
(思想史丛书)
ISBN 7-301-09011-0

I. 语… II. 王… III. ①严复(1853—1921)—哲学思想②社会通
论—翻译—研究 IV. B2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943 号

书 名: 语言、翻译与政治——严复译《社会通论》研究

著作责任者: 王宪明 著

责任编辑: 岳秀坤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011-0/K·037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34.25 印张 526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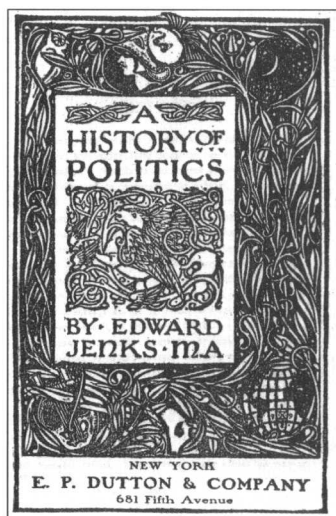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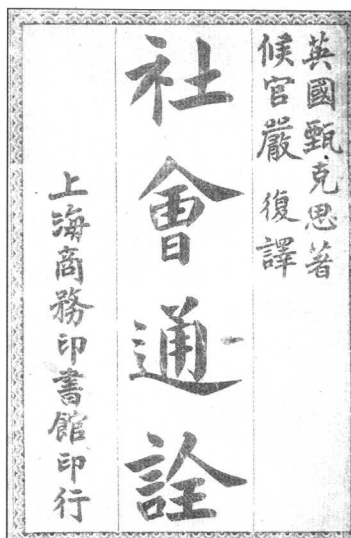
1



2

1 1904年初版《社会通论》所载严复像

2 甄克思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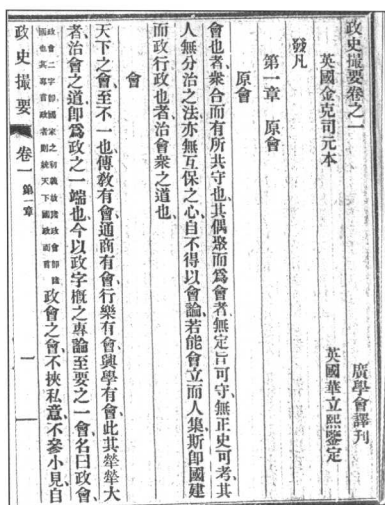
1 《社会通詮》1904 年初版封面

2 《社会通詮》1904 年初版版权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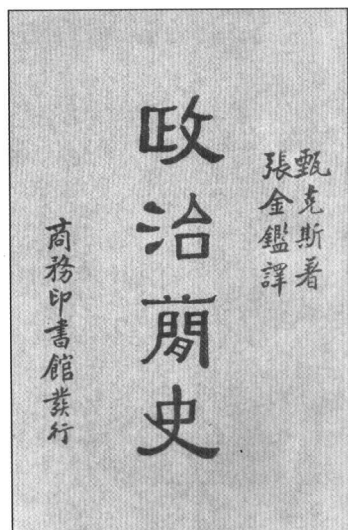
3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甄克思原作A History of Politics1903年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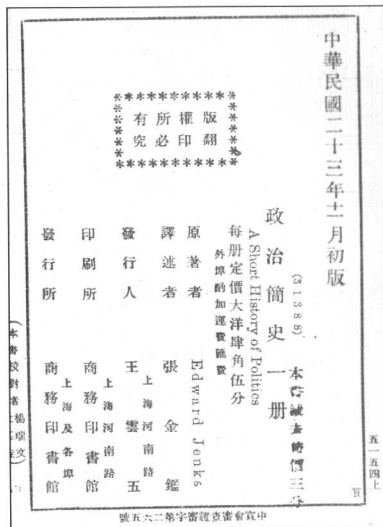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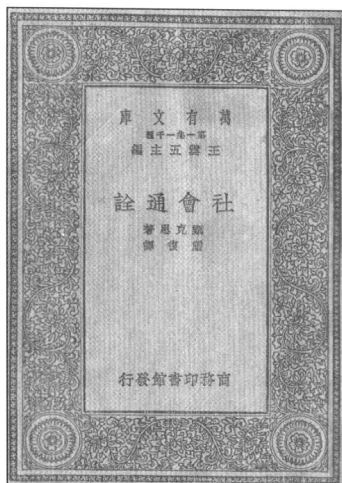


4

- 1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图书馆所藏《政史撮要》封面
- 2 《政史撮要》正文第一页
- 3 1934年版《政治简史》封面
- 4 1934年版《政治简史》版权页



1



2



3



4

- 1 1925 年第十版《社会通詮》
- 2 1931 年万有文库本《社会通詮》
- 3 1981 年“严译名著叢刊”版《社会通詮》
- 4 1924 年第九版《社会通詮》版权页注明“癸卯年五月初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百年来严译《社会通论》研究的 历史与现状	(8)
第二章 文本源流与著译动因	(34)
第一节 甄克思及其 <i>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i>	(34)
第二节 三种中译本	(36)
第三节 严复选译《社会通论》之动因	(39)
第三章 融会与创新:社会、国家与小己	(77)
第一节 社会形式与分期	(78)
第二节 国家、民族与小己	(86)
第三节 制度构想	(130)
第四章 政治纷争与社会影响	(187)
第一节 媒体中有关《社会通论》的出版介绍 所反映的政见	(187)
第二节 立宪派援引《社会通论》批评革命党	(190)
第三节 革命党人对《社会通论》的批评与解释	(195)
第四节 《社会通论》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208)
结 论	(230)
参考文献	(236)
附 录 严译《社会通论》与甄克思原文对照	(268)
致 谢	(545)

绪 论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思想家、翻译家,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面对着西学东渐对中国所造成的“大变局”^[1]和中国历史上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的“世变”^[2],他曾经对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过长期的探究和不懈的思索,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精神财富。^[3]

严复作品的收集整理工作,早在严复去世之前即已开始,但规模都不大。1922 年,蒋贞金整理严复诗文时,发现:

钞录侯官之文者,最先有南昌熊夏氏(名元鐸,字季廉,侯官弟子)之《严氏丛刊》,山阴徐锡麟氏之《严侯官文集》,若国学扶轮社之《严林合钞》,《近代八家文钞》中之《严几道文钞》,其后出者也。顾诸本所录之文,少者数首,多者亦不过十数首。……各本大都仅录侯官译书诸序或节译本之文以充篇幅。^[4]

蒋氏所编的《严几道诗文钞》所收“较之他本几增倍蓰”^[5],但所收也不过 43 篇,另附严复诗词 25 首,吴汝纶与严复书 7 通。

1922、1923 年,《学衡》杂志第 6—20 期先后发表《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80 封。次年,龚尹耕将《学衡》杂志上所刊严复书札编为《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录》,在四川成都出版。

1959 年,周振甫所编《严几道诗文选》出版。同年,南洋学会研究组、新加坡福州三山会馆所编《严几道先生遗著》由南洋学会出版,收入严复《政治讲义》8 讲、《原强》等时论 7 篇及《熊生季廉传》、《阳崎词稿》和《家书》8 通。

20 世纪 60 年代初,南京大学王栻教授等开始筹编《严复集》,但所编《严复集》直到 1986 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也是第一部收录严复文

献资料较全的集子,所收严复诗文比蒋贞金所编《严几道诗文钞》多出“三四倍”^[6],第三册《书信》部分所收严复书信亦较《学衡》杂志等所刊大大增加,第五册的《日记》部分系首次公开发表,原件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第二部规模更全一些的《严复合集》,1998年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共20卷,其中第五卷为王栻所编五卷本《严复集》所未收录的严复佚文、书信等。但此书至今尚未公开发行,只有少数赠送 to 有关研究机构收藏。

严译名著八种倒是早经出版行世,但它们“对严复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工作来说,还是一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除了几篇序跋文之外,没法直接使用”,原因在于,“它们是译作,其次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译作,而是严复用自己特有的‘达悖’方法集翻译与创作于一身,集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于一体的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对这种产品,如果不经专门的分析研究,根本弄不清它的性质和成分,是很难拿来直接应用的,因此,对严复思想研究来说,有了等于没有——因未经开发,弄不清主体与客体,主要与次要,辨不清精华与糟粕,勉强拿来用,是非把事情弄乱不可的。”^[7]

相比之下,严复研究却开始得较早,有关严复一生结论性的评价也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已形成。在这一时期,三部奠定严复研究基础的重要著作问世:一是王遽常先生编纂的《严几道年谱》。王氏在编此年谱之前,已“服膺严先生几二十年,年十四五,即读《天演论》而好之,尝窃为注,塾师见之,大笑以为妄。又欲辑文集,皆未就”,后得张元济先生等人之介,得识严复的学生伍光建、严复长子严璩等,“于是知先生身世大详,稿凡三易”,终于著成《严几道年谱》并于1936年夏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8]二是林耀华先生所著《严复研究》。林氏的导师吴文藻先生以为,“研究严复的生平与学说,对于实现西方学术思想与中国社会的有机结合很紧要”,故指导选此题目,而林氏本人从小就仰慕严复,知严复“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有极密切之关系,特别是他对西方现代科学的引进贡献之大,有不容忽视者”,同时又因他是社会学的先驱、而且是福建同乡,同学好友中就有严复的族孙严群先生,从他那里看到很多有关严复的材料。有此数种因缘,故愿意做严复研究。^[9]所用材料除严氏译著及研究论著外,还通过严群先生的关系,“也用上

了许多未出版的资料乃至一部分口述史料”。林先生的学士学位论文《严复研究》于1932年完成并通过答辩,次年经修改后,发表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出版的《社会学界》第七卷上。^[10]第三是周振甫先生所撰《严复思想述评》。与王、林二先生一样,周亦十分推崇严复,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不但严先生是第一个动摇中国的旧思想、介绍西方的新思想的人,并且也是中西文化批判的前驱者。他对于中西文化的得失都能够讲出一个所以然来。他对于中国的一切,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宗教的,都有独特的见解。他对于中国的救亡图强都有具体的方案。所以就近百年来中国思想界来看,他不但是位很重要的人物,并且也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11]周先生把严复一生的思想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全盘西化时期”、“中西折衷时期”和“反本复古时期”,痛惜严复晚年之否定西方文明、走向复古,并以此惊醒“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者”及主张以“专制”促进现代化的学者。^[12]

以上三位先生的论著,尽管是在资料尚不齐全的情况下完成的,但充分利用了他们与严氏家族等方面的关系,参考了若干当时社会上不易见到的材料以及部分口述历史资料,因此,他们的论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一种开创性的研究,对后来影响甚大。

鲁迅先生曾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13]在未见严复一生全文的情况下,就论断严复其人,所得结论的可靠性就会大打折扣。后来的研究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夸大了“分裂”的严复形象:戊戌以前的严复主张全盘西化,尽弃儒学,反对封建,支持变法,戊戌以后的严复渐趋保守反动,抛弃早年所宣传的西学,主张返本复古,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割裂了历史,大大妨碍了我们对严复思想及其价值的认识。尤其是,有的学者更进一步将此结论推广到中国近代史上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在内的一大批思想家身上,当作近代中国人物思想发展的一个通例,误解更深。^[14]

就研究方法而言,长期以来,学术界在研究严复时,多倾向于按照后来的学科和专业分工的标准,就严复论严复、就严复思想论严复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严复通常被看作一个有成就的职业翻译家,而忽略了严复在晚清社会所处的特定位置、严复的人际活动网络、严复在晚清政治体制中的角色,忽略了严复曾经是当时负有领导全国编译事业重

任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总办,一句话,忽略了严复与晚清社会及晚清政治的血肉联系与互动关系,致使严复成了孤立的个人,严复的译著和思想也变成了与社会政治毫无关联的抽象的理论和观念。这样的研究方法同样也妨碍我们对严复思想认识的深入。

近年来,随着《严复集》、《严复合集》等基本文献资料的相继整理出版,严复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开始对严复思想进行更加深入的研析,对严复思想及其价值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上,从研究工作开始之初,就有意识地从原始文献的整理与研读切入,对关键文献先从“识字”开始,对意思不清楚、不明确的字、词、人名、地名等一一注释,对于译文则对照原文细读,结果惊喜地发现,严复的胸怀与理想,远非一般翻译者可比。他所关注的问题虽然很多,但核心却可归结为两点:一是在东西大通、竞争剧烈的时代,中华民族何以“立国”,即如何在新时代,建立一个近代化的强国,使中华民族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在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外来的异质的西方文化的紧张对立之间,如何消解二者之间的紧张,并在融合中西文化二者之长的基础上,建构起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严复的其他主张与观点,都是围绕着上述两大中心展开的。严复的活动,包括他的译著活动在内,都是围绕这两大中心展开的。

近代历史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西方主导下的世界体系的产生和形成。^[15]这一体系是西方国家通过以“地球为战场”^[16]而进行的世界性战争来实现的。中国融入这一体系,并非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计划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尚未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地由西方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而拖入到这一体系之中,因此,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不太正常的、剧烈变动的时期。

在正常情况下,对外国及其文化的研究,只是一小部分专家学者及外交官员之事。但是,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国家这一“他者”的强行闯入,致使“世变”日亟,创剧痛深,“自我”即民族的生死存亡遂成为最为迫切的问题,而固有的文化不足以应对危机,因此,对西方这一异质的“他者”文化的理解和应对,遂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重建民族“自我”所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课题,其他种种学术问题,都与此密切相关。中国的出路问题,亦即中华民族按照世界标准和时代要求而立国的问题,成为近代

中国思想史的主题,成为各派政治思想家所力求解决的头等重要的问题。

严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系统翻译引进了近代西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名学(逻辑学)、法学、政治学等学说,并发表了大量系统阐发中西文化关系及中国立国道路的文章和论著,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严译八大名著之一的《社会通论》,更是一部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反思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探讨近代国家建国历程、描绘中华民族建国蓝图的重要著作,对20世纪初期的主要政治派别,特别是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立宪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派,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汹涌、文化日趋多元化的今天,重新审视严复留给我们的这一笔宝贵精神财富,特别是他所翻译的《社会通论》一书,不仅有助于我们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正确把握和应对这一浪潮,同时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民族文化建设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注 释

- [1] 李鸿章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士大夫固有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鸿章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二册,第676页)这并不是李鸿章一人的独识,晚清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看法。曾纪泽说:“西洋大小各邦,越海道数万里以与中华上国相通。使臣来往于京城,商船循环于海上,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局。”(曾纪泽:《曾纪泽遗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51页)
- [2] 王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一册,第1页。
- [3] 据王栻教授统计,严复翻译作品11种(严译八大名著及《支那教案论》、《中国教育议》、《欧战缘起》)共计170多万字,严复自己撰写的论文、讲义、译著中的按语等共计120万多字,两者合计近300万字。(见王栻:《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19页)1998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了20卷本的《严复合集》,其中第五卷为王栻主编的五卷本《严复集》之外新发现的严复未刊诗文函稿及其他著译。除此

之外,新的佚文也陆续有所发现(参见拙文《严复佚文十五篇考释》,载《清华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严复佚文三篇》、《严复手批沈瑶庆奏稿》,清华大学历史系、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合编:《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第368—382,383—424页)。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严复合集》中所收的《欧洲缘起》所据底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的藏本,并非全本,而是缺了一半。目前笔者已找到此材料的全本。新近出版的《严复集补编》(孙应祥、皮后锋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严复墨迹》(卢美松主编,福建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等也披露了相当一部分新发现的严复著译的文章、诗词、序跋、书信等。预计还会有新的佚文会陆续发现。

- [4] 蒋贞金编:《严几道诗文钞》,上海:国华书局印行,1922年,《凡例》第一页。
- [5] 同上。
- [6] 见《诗文卷说明》,王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一册,第16页。
- [7] 刘桂生:《在纪念严复逝世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编:《严复逝世八十周年纪念活动专辑》,2001年,第13页。
- [8] 见王遽常:《严几道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1月初版,第137—138页。
- [9] 参见林耀华:《林耀华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9页。
- [10] 林耀华:《林耀华学述》,第13页。
- [11] 周振甫:《周振甫文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十卷,第9—10页。
- [12] 周振甫:《周振甫文集》,第11—13,316—318页。
- [13] 鲁迅:《题未定草》,《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六卷,第430页。
- [14] 比较典型的论著,可参见方之光:《严复文化观演变的历史启示》,《光明日报》,1990年4月4日;方之光:《严复从传统离异到回归的历史反思》,《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5—6期;陈越光等:《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 [15]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社,1995年,第2卷,第277页。

- [16]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

第一章 百年来严译《社会通论》 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严复的译作中,《天演论》和《群学肄言》最受关注,近代不少名家在他们的日记或回忆青少年时代所受影响最大的书籍时,常常提到《天演论》和《群学肄言》二书^[1],学术界研究严复的翻译及其影响时亦多以此两书为例。^[2]此外,有关严译《群己权界论》、《原富》等亦有研究专著出版。^[3]相比之下,不少学术史名作在介绍严复的译著时,根本不提《社会通论》(详见下文)。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无人对严译《社会通论》进行过专门而系统的研究,林耀华的《严复研究》、周振甫的《严复思想述评》、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书中,有部分章节涉及《社会通论》,但并未把《社会通论》作为重点来研究。最近,俞政、王天根等撰文,从宏观上对《社会通论》及其按语的性质与影响等作过一些分析。^[4]但总的说来,关于严复所译《社会通论》这样一部重要译著,至今尚缺少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仅有的一些涉及此书的论著所提出的若干论断,也不无可商之处。

下面分六个方面,将有关论著中涉及到《社会通论》的论点加以整理,以便究索讨论。

一、关于《社会通论》的原作者及原本的情况

关于《社会通论》的原作者甄克思的情况,多数研究著述均语焉不详。王栻、俞政在介绍严译《社会通论》时,只说该书原作是“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甄克思所著”^[5],《晚清巨人传:严复》一书的作者徐立亭虽误将《社会通论》当作“社会学”著作,但对甄克思的介绍却略为详细,说《社会通论》即“《社会进化简史》”,“作者甄克思是英国资产阶级学者,曾任牛津大学法律学教授,主张用进化论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

史。”^[6]马勇认为,“《社会通论》是英国著名学者甄克思的一部重要著作。甄克思主张用进化论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7]即使史华兹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在第八章即专门研究《社会通论》的那一章中,也仅仅是通过注释,对甄克思作了如下介绍:“爱德华·甄克思(1861—1939),英国法学权威,牛津大学讲授英国法律的高级讲师,也任教于当时新建的伦敦经济学院。他的著述涉及英国立法和宪政的历史,其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是《中世纪的法律与政治》(伦敦,1898)。”^[8]

上述状况其实早已存在。从现在能够看到的《社会通论》的一些早期版本中,我们看到,民国初年一些标注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通论》版本中,封面上竟用大字标着:“美国甄克思原著、侯官严复译述”,版权页上也标出了“原著者美国 EDWARD JENKS,译述者闽侯严复”字样,^[9]致使民国初年著名学者李大钊等人在引用此书时,误将作者说成是“美儒甄克思”。^[10]

可见,对原作者的情况介绍甚少,而不了解原作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我们对于原本价值的定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对于严译《社会通论》价值的认识。

关于甄克思的原作的版本情况,现有研究著作中也说得比较笼统,多认为甄克思的原作 *A History of Politics* 于 1900 年出版,少数著作还标注了出版地点为“英国”。^[11]林耀华的《严复研究》与其他著作不同,特地在甄克思原书题名 *A History of Politics* 之处加了如下注脚:“严译为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1919 年甄氏改版、扩充,题曰 *The State and the Nation*。”^[12]

对照现有论著所说的 1900 年版的原作与严译《社会通论》,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些文字是甄克思原书初版所没有的。例如《社会通论》第七章《工贾行社分》末尾有一段文字,即:

不佞所以言宗法社会者止此,学者欲知其制之详,则有郝略尔之《希罗邑社》一书在。夫希腊市邑,乃宗法社会之极制,其中有必非后世社会所可几及者,不幸有弱点焉,遂为天演之劣败。至于罗马种民,亦以是始者也,虽其美善逊于希腊之所为,然以及时知变,而拓辟疆土,遂跨亚、欧。凡此皆古今社会之极盛者矣。^[13]

上述文字内容是甄克思原书初版所没有的。这段文字到底是译者